

(上接廿三頁「落日」)

了一切痛苦，陪伴着他，但，無情的歲月和田野裡的泥土，却埋葬了她的青春。

這是鳳珠的母親死後兩年，一個冬天的下午，田野上的枯枝葉，充滿了這蕭條寂寞的大地。一個瘦瘦駝背的老人，一手握著犁把，前面牽著一隻瘦弱不堪的老牛，牠那緩緩的腳步，給人一種打瞌睡似的感覺。老人一手拿一枝鞭子，時時從嘴裡發出：「哦！哦！」的喊聲。後面跟著一位沒精打采的少婦，在那深溝後鬆軟的泥濘土裡，播種花生豆。她便是天真無邪熱情的鄉下姑娘鳳珠。

枯樹葉落的大榕樹，鳳珠的母親便是長眠在它的底下。從墳墓邊遠遠望過去，有一個年青的男子，垂著頭，蹣跚的向路邊走來，那身影愈來愈近，很明顯的，他穿著一身髒污的黃色卡其衣服，並沒有穿鞋。北風吹亂了他的頭髮，頭額上貼了幾塊大小不一的白藥布。瘦削蒼白的面頰，是一副久病未癒的樣子，大大而失神的眼睛，充滿了悔恨和創痛。

「阿爸！你看！」鳳珠忽然驚呼起來，用手指向榕樹的那邊說：「那不是金福嗎？是金福，準是金福回來啦！」

老人喊住前面的老牛，回頭看著鳳珠，沒有說話，然後用迷惑的眼光，照著她的指向望過去，癡癡了好久，再轉過身來向鳳珠點頭：

「是的，我們過去看看吧！」老人一時眼淚盈眶，聲音有些嘶啞。

父女二人，一前一後，跨過田溝，踏著滿地枯黃的野草，疾步走向大榕樹。

三個人，三顆心，六個晶瑩的淚眼，默默地相對著，這世界被沒有語言的激動佔據著

「爸……爸！」鳳珠一聲，金福跑下來，雙手抱著老人的雙膝，哽咽著：「我受了壞人的騙了……」老人撫著金福的頭髮說：「孩子，不用說了，你回來就好了。」一面已經流下淚來，淚水在金福的頭髮上，金福這時又悔又愧，說：「我是……個不孝的孩子，請原諒我……從現在起我要做好人……」

鳳珠的頭，靠在父親的背上，眼淚簌簌的透過老人的衣服。老人悲痛地說：「站起來吧！只要你有決心……看看，這就是你媽的墳墓。」老人指著榕樹下。

「怎麼了？爸！」金福昂起頭驚訝的看著他的父親。

「你媽死了……」老人也哭了。

在淚光模糊的一刹那，金福全身撲向那墳墓，倒在那墓碑上，像一隻受了傷的野兔。然後他看到那兩行的黑字，是為他媽而寫的。

「媽媽！媽媽！」他叫著，聲音如一隻正在被殺的豬。

儘管金福的淚流如雨，要將這墳墓飄浮起來，然而沒有任何的力量，可以使這陪伴泥土永眠的人回答。

「鳳珠，我對不起你，過去的是我的錯誤，從現在起我要永遠在你的身邊，永不離開。」金福擦乾淚痕，拉著鳳珠的手，暖流從指尖透遍全身。

「只要你不能忘記媽活著時，對你的教訓，以後能聽著的話就好了。」她說。

夕陽殘照著大地，倍增金福的記憶重返童年：他的母親經常在夏日時拉著他和鳳珠的小手，散步在這株大榕樹下，聽著日落的蟬歌，看著日落的紅霞和天空中三五成群的歸鳥，和那鳥巢上升像雲似的炊煙。料想不到，此時此地做了母子永別的哀士。如今風景依舊，人事已非，光亮亮的榕樹幹上纏繞著枯藤，夏日的蟬聲，斷了線，失去了歌。

北風陣陣，金福替父親背著犁，拉著牛。三個人蹣跚向田園前行，泥土上印出三行清楚的脚印。他時時回頭望著天邊，默默地和那落日告別。他想：過去的歲月應該隨著那太陽一齊落下去了，而明天的一切將跟著太陽再昇上來。

(完)

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

TE

廠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二號
電話：四二七一—四二七六（總機）
連絡處：臺北市館前路六十五號
電話：二三七六〇・二四四五〇
電報掛號：臺北 Taipei 二一三七六

◎產品規格符合國際標準
大量供應各界歡迎賜顧

增產報國綠化寶島

請用花房的種子保證優良

- 主要營業種目
- 一、林業種子（造林、經濟林、防風林、道路林、各林業、種子均備）
 - 二、花卉種子（四季各種鮮花種子、鮮花球根、均備）
 - 三、苗木（果樹、觀賞用樹、學校教材花樹、林業種苗）
 - ◎柳杉苗一尺—一尺五寸有現貨
 - ◎純日本柳杉採收琉球松種子入荷
 - ◎純日本柳杉種子入荷

敝場自行出版說明書及其他參考資料內容豐富免費贈送
歡迎各界人士索閱者請寄郵票四角當即投郵奉上無誤。

花房園藝場

本場地址臺北市迪化街二段三三巷五號
郵政劃撥儲金：一二二三三號